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徐堉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五

起庚午漢獻帝初平元年止乙酉漢獻帝建安十年凡十六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東漢宗室諸王東海王羨等至曹丕稱帝俱降爲侯今不於丕稱帝之年見之而提叙於諸王嗣封之年不守其降亦不没其實也

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賁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惶恐謝罪卓亦悔殺瓊毖乃復表彪琬爲光祿大夫 毖漢書作珌

劉友益曰以王允者卓也允爲卓所以而卒能誅卓書以所以予允也

起兵一年春以冀州牧起兵討卓紹以馥留鄴郡給軍糧

河內太守起兵討卓屯河內 冬匡屯河陽津卓襲破之

兗州劉岱

起兵一年春以兗州刺史起兵討卓屯酸棗

起兵一年春以山陽太守起兵討卓屯酸棗

廣陵張超

起兵一年春以廣陵太守起兵討卓屯酸棗

濟北鮑信

從操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轘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

矣卓奏免太尉黃琬司徒楊彪以光祿勲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毖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政在德不在衆山東不足加大兵也明公出自西州少閑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張孟卓邈字東平長

海太守紹為盟主紹遂以勃海起兵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紹字本初

陳留曹操

起兵二年春起

江南悉平　表魯恭王後

南陽袁術

起兵一年以後將軍起兵討卓孫堅兵到與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

罷坐入城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遼東公孫度

據襄平六年卓以度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

者孔公緒伷字清談高論並無軍旅之才山東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明公擁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悅　卓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

兵討卓屯酸棗　時豪傑多歸心袁紹鮑信獨謂操曰君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殆天之所啟乎　操字孟德諸軍皆莫敢先

都亭侯公孫瓚　封二年春以降虜校尉討烏桓受幽州劉虞節制

豫州孔伷　起兵一年春以

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

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　伍瓊周毖固諫還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

進操獨進兵至滎陽遇卓將戰不利夜遁還酸棗與司馬夏侯惇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

冀州韓馥

豫州刺史起兵討卓屯潁川

陳留張邈

起兵一年春以陳留太守起兵討卓屯酸棗

河內王匡

起兵一年春以

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耤田乘鸞輅設旄頭羽騎度遼東萊平八

山陽袁遺

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惶恐謝罪卓亦悔殺瓊毖乃復表彪琬爲光禄大夫　毖漢書作珌

劉友益曰以王允者卓也以允爲卓所以而卒能誅卓書以所以予允也

起兵一年春以冀州牧起兵討卓紹以馥留鄴郡給軍糧

河内太守起兵討卓屯河内冬匡屯河陽津卓襲破之

兖州劉岱

起兵一年春以兖州刺史起兵討卓屯酸棗

起兵一年春以山陽太守起兵討卓屯酸棗

廣陵張超

起兵一年春以廣陵太守起兵討卓屯酸棗

濟北鮑信

卓徵蓋勳爲議郎皇甫嵩爲城門校尉　勳爲京兆尹左將軍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徵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

東郡橋瑁

起兵一年春以東郡太守起兵討卓屯酸棗

劉岱與瑁相惡遂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起兵一年春以濟北相起兵討卓屯酸棗

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微勲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

尹起莘曰嵩為上將甘心事賊善乎范煜之論謂其舍格天之大業就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然則志士仁人其於去

就之際盡亦
知所處哉
二月卓遷都長安
燒洛陽宮廟發
諸帝陵車駕西
遷　卓收諸富
室以罪惡誅之
没入其財物死
者不可勝計悉
驅徙其餘民數
百萬口於長安
驅蹙蹈藉積尸
盈路卓自留屯
畢圭苑中悉燒
宮廟官府居家
二百里内無復

卓徵蓋勲爲議郎皇甫嵩爲城門校尉　勲爲京兆尹左將軍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勲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徵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

東郡橋瑁

起兵一年春以東郡太守起兵討卓屯酸棗

劉岱與瑁相惡遂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起兵一年春以濟北相起兵討卓屯酸棗

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微勲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

尹起莘曰嵩爲上將甘心事賊善乎范煜之論謂其舍格天之大業就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然則志士仁人其於去

就之際盡亦
知所處哉
二月卓遷都長安
燒洛陽宮廟發
諸帝陵車駕西
還卓收諸富
室以罪惡誅之
沒入其財物死
者不可勝計悉
驅徙其餘民數
百萬口於長安
驅蹙蹈藉積尸
盈路卓自留屯
畢圭苑中悉燒
宮廟官府居家
二百里內無復

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公卿冢墓收其珍寶

三月帝至長安居京兆府後乃稍葺宮室居之時卓未至朝政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 卓以紹

故殺太傅隗太僕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 尺口謂嬰孩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以劉表爲荆州刺史 不書卓以卓在外也

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還屯河内 紹等諸軍畏卓强莫敢

先進操曰舉義誅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今卓焚燒宫室刼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

漁陽鹽鐵之饒民恱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温恤民忘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五月司空荀爽薨爽所舉辟皆才畧之士欲與王允共圖卓會病薨

六月以光禄大夫种拂為司空

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頃之酸棗食盡衆散劉岱殺橋瑁

袁紹以臧洪領青州

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務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財富兵盛和好卜筮賞罰淆亂州

遂蕭條頃之病
卒紹使功曹臧
洪領青州以撫
之
夏四月以幽州牧
劉虞爲太傅
先是幽部應接
荒外資費甚廣
歲割青冀賦調
二億有餘以足
之時處處斷絕
委輸不至而虞
敝衣繩履食無
兼肉務存寬政
勸督農桑開上
谷胡市之利通

冀州刺史公孫度於卓卓以為遼東太守

辛未

初平二年

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兵以義

襄賁侯劉虞

虞

鎮幽州四年正月關東諸將議奉虞為帝虞怒叱之又請虞

荊州劉表

鎮襄陽孫堅擊表表遣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閒祖敗堅圍襄陽祖潛出發兵

益州劉焉

據緜竹四年焉陰圖異計與沛人張魯合兵殺太守斷斜谷閣殺州中豪强

南匈奴

單于於扶羅自靈帝中平末屯河東至是張楊歸袁紹於河内率眾來會於扶

卓遣韓融陰修胡
毋班吳修王瓌
等安集關東解
譬袁紹等胡毋
班吳修王瓌至
河內紹使王匡
殺之袁術亦殺
陰修惟韓融以
名德免

卓壞五銖錢更鑄
小錢　悉取雒
陽及長安銅人
鐘虡飛廉銅馬
之屬以鑄由是
貨賤物貴穀石
至數萬錢

劉友益曰自建武十五年復行五銖至是一百五十三年卓始壞之書之罪卓也

省孝和以下廟號

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制曰可從蔡邕議也

以公孫度爲遼東太守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

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復進軍卓自

盧植因依瓚瓚以備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侯涿郡張飛相友善以侯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

之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錢塘侯儁

封七年起兵一年初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

傳國璽於甄宮井中引軍還魯陽袁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堅擊昂走之遂屯磐河攻紹紹連劉表術使堅擊表破其將

動今幼主非有昌邑亡國之釁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告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有長君乃外託公議以拒之馥紹竟遣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主上蒙塵吾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宜共戮力王

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復不受欲奔匈奴以自絕乃止

堅又敗之祖走竄峴山中堅夜追祖部兵暗射堅殺之

以立威刑作乘輿車馬子璋為奉車都尉在長安帝使璋輸馬焉留不遣

平原劉備

平原相一年

公孫瓚表劉備為平原相

備

東郡曹操

治東武陽一年

鮑信謂操曰袁紹因權專利將

烏程侯孫堅

起兵二年春進

羅與之共屯漳水既而逼楊叛紹屯於黎陽

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耶

二月卓自爲太師位居諸侯王上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堅進屯陽人卓遣胡軫督步騎迎戰以呂布爲騎督堅擊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

涿郡人中山靖王之後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

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喜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掠東郡操引兵擊破

屯陽人擊破董卓軍斬其都督華雄卓欲與堅和親堅拒絕之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敗走

堅至雒陽修塞諸陵得

邕曰須關東平定車駕還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

六月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光祿大夫淳于嘉爲司空

太尉趙謙罷以太常馬日磾爲太尉

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馥以豪傑多歸心於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

津使人說韓馥以冀州讓馥遣子送印綬紹遂領冀州牧

冀州韓馥

起兵二年馥陰節紹軍糧

公孫瓚引兵至

徐州陶謙

起兵一年冬以徐州刺史遣精兵三千助朱儁於中牟討卓

都亭侯公孫瓚

封三年據勃海

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秋單于刼楊叛紹屯黎陽

董卓以楊爲河

出與戰敗走却屯澠池　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

若兄弟而親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至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爲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楊懿爲河南尹儁引兵還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

黄祖兵遂圍襄陽又與祖戰祖敗走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部曲兵暗射堅殺之

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喪表義

還長安　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四月卓至長安　卓至公卿皆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眞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

冀州袁紹

據鄴一年

春紹與韓馥等欲奉劉虞爲主虞厲色叱之乃止自是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强大

夏軍延

書州郡請師討卓

南陽袁術

據壽春一年

初術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重斂民稍離散與紹有隙

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衆就術術表賁爲豫州刺史

晉陽侯張楊

守河内一年

初何進使楊募

而待今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别駕閔純治中李歷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度德而讓古

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為陳禍福馥必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

紹亦還軍延津馥遂以冀州讓紹紹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官屬紹又以朱漢為都官從事漢發兵圍馥第收馥兒折其兩足

冬青州黃巾寇勃海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走度河半濟瓚之復大破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

內太守封晉陽侯

遼東公孫度

據襄平七年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

瓚來南袁車騎東向竊為將軍危之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公孫瓚併力取之危亡可立

紹即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去依張邈後紹使至與邈耳語馥以為圖己遂自殺

入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瓚上書數紹罪惡因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

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

黎陽故卓因而
用之
冬十月卓殺衛尉
張温　太史望
氣言當有貴人
戮死者卓使人
誣告温罪笞殺
以應之
黄巾寇勃海校尉
公孫瓚破之
公孫瓚攻袁紹以
劉備爲平原相
劉虞子和爲
侍中帝使逃歸
令虞以兵來迎
袁術利虞爲援

人所貴諸君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涣將强弩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鼔夜過紹營紹惡之浮等至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請以兵拒之必土崩瓦解馥不聽乃避位讓紹從事皆棄馥去獨

武純伏刃拒紹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韓馥爲奮威將軍沮授爲奮武將軍田豐爲別駕審配爲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諶皆爲謀主

袁紹表曹操爲東郡太守

九月蚩尤旗見於角亢

卓以張楊爲河內太守南單于劫楊以叛紹屯

州有功因表備爲平原相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
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客居於蜀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張修爲別部司馬合兵掩殺漢中

留和使以書與虞虞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教術執和奪其兵虞瓚由是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袁紹所留　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紹術亦自相貳術遣孫堅擊董

卓未返紹遣周昂襲之堅歎曰同舉義兵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擊昂走之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多畔紹從瓚瓚使劉備與其將田楷徇青

招禍之道也竊遺原逃歸度聞亦不復追　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甯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遺布一端或問之烈曰盜有耻惡之心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以勸也後有老父

太守斷斜谷閣
殺害漢使作乘
輿車具千餘乘
管寧邴原王烈造
遼東依公孫度
寧少時與華
歆爲友嘗共鋤
菜見地有金寧
揮鋤不顧歆捉
而擲之人以是
知其優劣　邴
原遊學八九年
歸師友以原不
飲酒會米肉送
之原曰本能飲
酒但以荒思廢

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懔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

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彧度紹不能成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去從操至傕汜破中年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爲所殺

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大敗之

夏

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

錢塘侯朱儁

起兵二年春卓遣李傕等擊破儁於中牟冬徵入爲太僕

徐州陶謙

起兵二年刺史

兵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瓚遁

使袁遣領揚州衛擊破之

都亭侯公孫瓚

封四年

瓚擊袁

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李傕等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乃結盟率軍西行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

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得劒怪之以告烈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寧原朱虛人

烈太原人

華歆高唐人

是歲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

壬申 初平三年

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

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懷土不能

成武侯劉表 鎮襄陽 冬十月表遣使貢獻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

冀州袁紹 據鄴 春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大敗瓚

南陽袁術 據壽春 以下邳陳瑀為揚州刺史

涼州李傕等 時訛言當悉誅

南匈奴 單于於扶羅為曹操所擊敗於內黃

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許之

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匝呂布等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

朋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

操以鮑信戰死求其喪

從張楊於河內傕等求布急布又歸袁紹

之永爲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

將軍共秉朝政
卓以其弟旻
爲左將軍兄子
璜爲中軍校尉
皆典兵事宗族
並列朝廷侍妾
懷抱中子皆封
侯弄以金紫車
服僭擬名呼三
臺尚書以下詣
府啟事築塢於
郿高厚皆七丈
積穀三十年儲
自云事成雄據
天下不成守此
足以畢老卓忍

謙與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爲太師因檄牧伯同討李傕儁辭

紹戰於界橋南大敗還冬瓚復遣兵攻紹至龍湊紹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兵入長安縱掠冬徵河南朱儁入朝儁至以爲太僕

兗州曹操

領州一年

潁川荀彧去紹從操操與語大

溫侯呂布

夏以誅卓功封

晉陽侯張楊

守河內二年

於誅殺人不聊生　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黄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嘗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爲父子然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以誅卓謀告之使爲内應

悦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黄巾寇兗州殺刺史操部將陳宫往説别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

假節儀比三司共秉朝政

李傕等入長安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奔南陽袁術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

曹操遣使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説楊曰曹今雖弱然實天下英雄也當故結之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

封溫侯共秉朝政　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驚歎允勃然叱之曰卓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私遇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曰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允曰

掖門待卓卓入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三人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

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操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勸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操從之乃遣使上書

士女賈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皆爲其下所殺暴卓尸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爲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尸焚灰揚之塢中有黃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　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

指斥宦官至亡命於江海而不辭奈何董卓一辟刼之以威即翻然應命信宿三遷卒死獄中邕之懐恩附逆罪難逭矣而允之誠紀廢典謂之何哉

黄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青州黄巾寇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後今不可令佞臣執筆日磾退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初荀攸鄭泰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强兵實一匹夫可直刺殺也事垂就而覺收繫獄會卓

死得免

蔡清曰伯喈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奇聲於柯亭識美音於焦尾悟殺心於聽琴書石經於成均著十志識三互疏七事廬墓而馴兔擾連理生則遠近歸其孝同居三世不分財産則鄉黨高其義

欲各散歸鄉里
校尉賈詡曰諸
君棄軍單行則
一亭長能束君
矣不如相率攻
長安爲董公報
讐傕等乃結盟
軍十餘萬圍長
安八日有叟兵
内反引傕衆入
城縱掠　吕布
與戰不勝將數
百騎招王允同
去允曰朝廷幼
小恃我而已臨
難苟免吾不忍

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不如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然後擊之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鮑信戰死 操部將陳宮說州人迎操領兗州刺史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李傕郭汜等舉兵

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初布勸允盡殺卓部曲允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諸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布負其功勞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卓既滅頗自驕傲羣下不甚附之 允始議赦卓部曲既而又止卓故將李傕等求赦不得

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俱就徵傕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

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

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也太常种拂戰
死　傕汜屯南
宮掖門殺太僕
魯馗大鴻臚周
奂校尉崔烈王
頎等吏民死者
萬餘人王允扶
帝上宣平門避
兵傕等於城門
下伏地叩頭曰
董卓忠於陛下
而無故為呂布
所殺臣等為卓
報讐非敢為逆
也請事畢詣廷
尉受罪圍門樓

共表請王允出
問太師何罪允
窮蹙乃下見之
初王允以同
郡宋翼爲左馮
翊王宏爲右扶
風傕等欲殺允
恐二郡爲患乃
先徵翼宏宏遣
使謂翼曰汜傕
以我二人在外
故未危王公今
日就徵明日俱
族關東義兵鼎
沸若舉兵共討
傕等與山東相

冬十月以劉表爲荆州牧

曹操遣使上書

操遣使從事毛玠言於操曰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之遣使詣河内太守張楊假塗至長安楊通操上事仍表薦操　傕汜留操使黄門侍

司馬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以前將軍趙謙爲司徒

秋七月以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

八月以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

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

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自爲將軍

以司徒趙謙罷

以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禄大夫楊彪爲司空録尚書事

以馬騰爲將軍屯郿　初卓入關名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至會卓死傕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

春正月甲寅朔日
食
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術爲劉表所逼進兵北向爲曹操所破走歸遂所置揚州刺史陳瑀瑀懼走遂領州事李傕欲術爲援以爲左將軍　瑀漢書作溫
袁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

澗封八年薨諡順王國絕至帝建安十一年子熙再見

虞
鎮幽州六年虞遣使奉章陳瓚暴掠之罪率兵十萬討瓚軌軍士無傷餘人瓚突出執虞及妻子皆見殺

瓚
據幽州一年加封瓚數攻紹劉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奏虞稟糧不周　瓚築小

據壽春術爲操所破走襄邑又走寧陵走九江集兵於淮北遂揚州刺史而領其州兼稱徐州伯遂據淮南李傕授術左將軍

郎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惟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

繇皓之曾孫也

徵朱儁爲太僕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迎天子會傕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

癸酉

初平四年

議而就徵復為

太僕

尹起莘曰僞

前唱義討賊

功雖不就志

亦可嘉今脩

汜暴亂顧乃

俛首就名網

目文無貶詞

而屈身可知

矣忠智俱失

貽譏千古是

果誰之咎歟

琅邪王容

襄賁侯劉

昌易侯公孫

淮南袁術

袁紹擊于毒左髭丈八等皆斬之

天狗西北行

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郯 前太尉曹嵩避難琅邪其子操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别將守陰平襲嵩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郯

冬十月京師地震

有星孛於天市

襲殺之并少子德 秋操引兵擊謙謙敗走時流民多依徐土操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又屠取慮睢陵夏丘三縣雞

引兵去 紹出軍入朝歌討于毒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屠其屯壁紹與黑山賊張燕等戰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

入鼓箏於帳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紹聞布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楊

三月魏郡兵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

劉友益曰書覆士民之塗炭甚矣終綱目一而已

以陶謙爲徐州牧

徐州治中王朗別駕趙昱說刺史陶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貢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詔拜謙

孫瑾張逸張瓚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莫不痛

城於薊城東南虞率兵攻之瓚簡銳士縱火突出大敗之執虞斬於薊市

冀州袁紹

據鄴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

假節封陽翟侯

溫侯呂布

歸河内

二年

六月布從袁紹與黑山賊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於常山連戰十餘日燕

徐州牧以昱爲廣陵太守朗爲會稽太守

夏六月扶風大雨雹

華山崩裂

劉友益曰書華山崩而漢亡書恒山崩而晉亡皆帝業所由起也終綱目嶽崩者二

太尉周忠免以太僕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

惜

兖州曹操

據許春操軍鄄城擊破袁術軍夏還軍定陶操令應劭迎其父前太尉嵩陶謙別將

刺州曰楷連戰二年兵疲糧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瓚乃與紹和親各

兵雖傷紹軍亦疲遂俱退布將士多暴横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隷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

首京師　初虞欲遣使奉章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雖少有奇才虞請爲掾遣之疇遂家客二十騎上西關出塞傍北山趣朔方循閒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

襲曹嵩於華費閒殺之其子操擊謙攻拔十餘城謙走保郯

司空楊彪免以太常趙溫為司空錄尚書事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

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虞恐終為亂乃率兵十萬討之瓚部曲掘城犬亦盡布共擊邑無行之人

溧陽侯陶謙

謙遣使奉貢詔拜謙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

欲走虜兵不習戰又愛䖍舍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縱火衝突虞衆大潰北奔居庸瓚攻陷之執虞 會詔遣使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與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傳

百姓殷盛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讒遠直刑政不治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謙擊殺之 謙別將

非久安之道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爲婚嫁之禮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餽噂沓撫納令不爲寇

十二月地震

司空趙温免以衛

死嶠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獲嶠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嶠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

軍者也瓚乃釋之　嗃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嗃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

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　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嘗譏議操操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宫剛直壯烈内亦自疑乃與邈弟超謀叛操説邈迎呂布從之遂迎布爲兗州牧　或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

之遂領徐州

冀州袁紹

據鄴秋遣人説曹操以具家屬來居避呂布之難操辭

兗州曹操

據許夏使荀

侍中馬宇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已爲内應以誅傕等騰遂勒兵屯長平觀部等謀泄出奔傕使將擊騰騰敗走還涼州

之

溫侯呂布

據濮陽夏陳留守張邈與陳宫等迎布爲兗州牧遂據濮陽九月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操襲

尉張喜爲司空

甲戌 興平元年

春正月甲子帝冠

二月追尊母王夫人爲靈懷皇后

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後宮之選乎於是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

劉備救陶謙謙表

豫州劉備

兼領徐州

春平原相劉備與田楷救陶謙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數千備遂去

益州劉焉

徙成都

冬天火燒綿竹城焉徙治成都疽發背而薨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上璋爲益

江都孫策

初孫堅男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及堅卒居江都見袁術於壽春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備爲豫州刺史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備救之備遂歸謙謙表領豫州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初邈少好遊俠紹與操皆善之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使操殺

楷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屯小沛

夏曹操破備於郯東

冬徐州别駕糜竺以陶謙遺令迎備備未敢當陳登孔融勸取

州刺史詔以璋爲益州牧璋以趙韙爲征東中郎將屯朐䏰備劉表

涼州馬騰

春韓遂率衆與騰合大夫种邵

表爲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内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叛當共疾之何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

爲心夫布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曾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允流涕從之遂殺氾嶷勒兵自守或又遣別騎絶倉亭津宮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

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九月襲破布濮陽西屯相持百餘日糧盡還鄄城

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

遂據濮陽　時操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　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衆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

彧程昱等守鄄城復往攻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　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引軍還兖州郡縣皆應布惟鄄

詔赦騰等　夏以騰爲安狄將軍遂爲安降將軍

易侯公孫瓚

據幽州　春遣田楷將兵與劉備

破之　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入城敗出城復進攻相守百餘日還布至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

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鄄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宮欲自將取東阿又使汎嶷取范或謂昱曰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

城范東阿不動昱等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屯范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

敘陶謙

溧陽侯陶謙

夏操復攻謙掠地至琅邪東海謙恐欲走歸丹陽

冬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

是月乙酉晦日食

秋七月太尉朱儁免以太常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

以楊定爲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

自四月不雨至於是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

以待操

徐衆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此欲為

天下者恕人
子之情也曹
公亦宜遣允

五月郭汜樊稠自
開府如三公
開府與三公合
爲六府並參選
舉

六月分涼州置雍
州河西四郡
以去涼州治遠
隔以河寇求別
置州詔以邯鄲
商爲雍州刺史
商通鑑作商

京師地再震

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操還鄄城布屯山陽

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紹有并天下

前作麋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九月曹操攻呂布不克還走鄄城

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入曰虜來十步

乃白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操入濮陽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黄馬走者

下可以割地守
境若使君不見
聽許登亦未敢
聽使君也北海
相孔融謂備曰
袁公路豈憂國
亡家者耶冢中
枯骨何足介意
今日之事百姓
與能天與不取
悔不可追備遂
領徐州

劉友益曰非
有詔命也曷
爲不稱自綱
目於劉備多

之心而智不能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戰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操乃止

桑復生椹人得以食

司徒淳于嘉罷以衛尉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

劉焉卒以其子璋爲益州牧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疾篤謂别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及薨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公路四世五公海内所歸今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

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　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從兄賁爲丹陽都尉　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至壽春見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討董卓與明使君會南陽同盟好不幸遇難勳業未終策感惟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奇之

恕辭正也

馬日磾卒於壽春

初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撓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求去不遣日磾歐血死

劉友益曰日磾太傅也不書官使失節也是辱命也故削之

袁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　初孫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舒入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卒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而渡江居江都

景貢術所置迫逐之景貢退屯歷陽縣遣將屯橫江以拒之

乙亥

興平二年

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即拜袁紹為右將軍

劉友益曰書即拜譏也紹不勤王而漢就拜之所以媿紹也

二月李傕殺樊稠

豫州劉備

兼領徐州

夏呂布為操擊敗來奔布見備甚尊敬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

益州劉璋

嗣據成都

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衆名曰東州兵

兗州曹操

據許

夏攻呂布將薛蘭等於鉅野斬之遂軍乘氏

布復與陳宮來戰擊破

南匈奴

時漢帝幸弘農李傕等追之董承楊奉與戰不利遣使來河東招兵右賢王去

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名募策遂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名募得數百人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危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表拜懷義校尉

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

而用陳紀又使攻盧江太守陸康謂曰今若得康盧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策益失望

以劉繇爲揚州刺史　侍御史劉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詔用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久之繇以

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耶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以御物與之許以宮人欲令攻汜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帷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

聽受善用人士民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彭城相薛禮據秣陵城下邳相笮融屯縣南策

能禦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

袁紹將麴義等合兵迎虞子和攻瓚瓚屢敗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

于輔迎劉和攻公孫瓚於鮑丘大破之

攻郭汜劫帝入其營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户傕等刼掠加以饑饉二年閒民相食畧盡傕汜稠等爭權傕請稠會議於坐殺之由是諸將疑貳相攻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傕使兄子暹將兵圍宫以車三乘迎帝放兵入掠宫人御物金

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内不悦

江東孫策

起兵冬策説術曰家有舊恩

瓚性寛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爲民患不能禁士有離怨

冀州袁紹

據鄴春詔即拜紹爲右將軍十二月乘輿播

之追至其營布夜走遂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十月以操爲兗州牧圍雍立破之

易侯公孫瓚

卓率數千騎與白波帥李樂等擊傕等敗之單于於扶羅卒弟呼廚泉立居平陽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

鮮卑

帛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司空張喜尚書王隆等十八於其營以爲質儁憤懣發病死

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以后父侍中完爲執金吾

郭汜攻李傕傕遷帝於北塢　汜饗公卿議攻傕

在東願助舅討横江投本土召募以佐明使君術許之策攻横江拔之渡江民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顔能笑語性潤達

還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域初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

徙鎮易瓚既盡有幽州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必抑困之劉虞從事鮮于輔與閻柔及烏桓鮮卑

鮮卑種人七千餘騎隨鮮于輔迎劉和攻公孫瓚於鮑丘大破之

烏桓

烏桓峭王蘇僕延率種人隨鮮

困敗而終濟大
業將軍本以兖
州首事且河濟
天下之要地是
亦將軍之關中
河内也不可以
不先定今分兵
東擊陳宮以其
間收熟麥一舉
而布可破也破
布然後南結揚
州共討袁術以
臨淮泗若舍布
而東多留兵則
不足用少留兵
則布乘虛寇暴

野曹操
攻之斬
蘭等
布復與
陳宮將
萬餘人
攻操敗
還布東
奔劉備
張邈從
布使其
弟超將
家屬保
雍丘操
圍雍丘
張邈詣

聽楊復
還野王

萬斛食
盡此穀
足以待
天下之
事矣

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倠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倠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黄白城願陛下忍之帝乃止 閏月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倠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倠倠不肯呵之出酈詣省門白倠不

皆破之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與太史慈鬬於神亭繇敗走策入曲阿得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

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晉陽侯張楊

自居焉以鐵為門專與姬妾居其丈夫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大聲以傳教令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後希復攻戰嘗曰

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傕開之亟令酈去
李傕自爲大司馬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雍丘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

術表策行殄寇將軍丹陽都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據其郡

溫侯呂布

奔劉備布將薛蘭李封等屯鉅

守河內帝自西渡河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拜楊爲安國將軍假節開府張楊自野王朝於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

我昔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我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

汜還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宣諭十反汜傕許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此中耶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謂將軍賈詡思方畧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散去傕由此單弱　七月車駕出宣平門當

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徐州未易亡也彼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操乃止　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乃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

袁術求殺未至爲其下所殺

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操夷其三族

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以濟爲驃騎將軍開府傕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叛去傕衆稍衰張濟自陝至欲和傕

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傕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郭汜黨復謀脅乘輿西行楊定董承迎天子幸楊奉營至華陰將軍段煨具服御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定有隙定黨言煨欲反奉承攻煨十餘日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二意詔和解之

度橋氾兵數百入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㑃兵數百人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君何敢迫近至尊耶氾兵乃却夜至霸陵從者皆饑濟賦給有差㑃出屯池陽　氾欲帝幸高陵公

卿及濟欲幸弘農不決帝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郿种輯知之密告楊定等會新豐汜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爲其下所殺

冬十月以曹操爲兗州牧

夜有黑氣貫紫宫

具船衆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見伏德扶后至河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催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見上渡呼曰汝等將天子去耶承懼射以被爲幔既至大陽幸李樂

傕汜聞之因
欲刼帝而西定
亡走荆州　張
濟與奉承不相
平乃復與傕汜
合車駕遂幸弘
農濟傕汜共追
乘輿大戰於東
澗承奉軍敗百
官士卒死者不
可勝數棄御物
符策典籍畧無
所遺沮儁罵傕
而死帝露次曹
陽　承奉密名
故白波帥李樂

等及南匈奴共擊傕等大破之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至陝乃結營自守虎賁不滿百人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彪以爲河道險難乃使樂夜渡

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横江拔之策渡江轉關所向皆破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 策攻劉繇於曲阿繇使太

營河内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上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上遣韓融至弘農與傕汜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已

而糧盡宮人皆食菜果 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勸策歸取江東策說術願授本土名募以佐明使君術以策未必能定許之 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 比至歴陽

也策笑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策以張紘爲正義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入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子

史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擊得慈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各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户不樂者不强旬日四面

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　策將呂範謂策曰今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策曰子衡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不然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

禮又詐殺豫章太守朱皓而領其郡劉繇討之融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華歆為豫章太守

孫策遣其將朱治據吳郡　治逐太守許貢而據之貢依山賊嚴白虎後策皆擊殺之

雍丘潰張超自殺

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超在雍丘曹

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劉繇將奔會稽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荆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

之

劉繇攻豫章笮融走死以華歆爲太守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費鉅億計及操破謙融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殺昱放兵大掠走依薛禮於秣陵復殺

所獲由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絶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盡洪呼將吏士民

操圍之急超曰
惟洪當來救衆
曰袁曹方睦洪
爲袁所表用必
不敗好以招禍
超曰子源義士
終不背本但恐
見制彊力不相
及耳洪時爲東
郡太守徒跣號
泣從紹請兵不
與請自率所領
以行亦不許雍
丘潰超自殺洪
由是怨紹絶不
與通紹興兵圍

之歷年不下絀
令洪邑人陳琳
以書喻之洪復
書曰僕小人也
中因行役蒙主
人傾蓋恩深分
厚遂竊大州寧
樂今日自還接
刃乎當受任之
初自謂究竟大
事共尊王室豈
悟本州被侵郡
將遘戹請師見
拒辭行被拘使
洪故君遂至淪
滅區區微節無

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欲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

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

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内厨米三升請稍以爲饘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耶使作薄糜

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希冀非望多殺忠

鐵爲門獨與姬妾居希復攻戰

丙子

建安元年

春二月修雒陽宮　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諸將更相疑貳張楊使董承先繕修雒陽宮五月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奉詔

夏六月劉備與袁

豫州劉備

兼領徐州屯小沛

春與袁術戰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呂布襲下邳備降於布

成武侯劉表

鎮襄陽

春遣兵詣雒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表愛民養士關西兗豫

江東孫策

領會稽

策引兵渡浙江攻會稽太守王朗朗遁走功曹虞翻護朗浮海至東治策追擊大破之朗

容顏曰仁義豈
有常蹈之則君
子背之則小人
今日寧與賊洪
同日而死不與
將軍同日而生
也遂復見殺在
坐無不歎息竊
相謂曰如何一
日殺二烈士
劉虞故吏鮮于輔
迎虞子和攻公
孫瓚破之　劉
虞從事鮮于輔
等以燕國閻柔
素有恩信推爲

烏桓司馬招誘胡漢數萬人斬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輔遂與烏桓鮮卑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於鮑丘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瓚軍屢敗遂徙鎮易京爲圍壍十重築京高五六丈以

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大義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

太守矜死節也操奉車駕遷都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是政歸曹氏操以大將軍讓袁紹乃以操爲司空行車騎將

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閒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深自陳愬乃以紹爲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操下怒曰曹操當死

青州自河而西不過平原刺史袁譚初至北排田楷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羣小肆志奢淫聲望遂衰

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術攻備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術與呂布書令襲下邳許助軍糧布引軍東下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軍吏家口備與術戰又敗請降於布布亦憤術軍糧不繼乃與備并勢擊術

布復以備爲豫州刺史并勢擊術使屯小沛

武平侯曹操

據許始封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冬操入

學士歸之乃起立學校命河南杜夔作雅樂

操送禰衡與表表以爲上賓衡好譏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送衡與江夏太

降策自領會稽太守

淮南袁術

據壽春軍在江淮率之糧穀時取給蒲嬴

爲子求婚於呂布布許之

秋七月帝還雒陽
楊奉韓暹奉
帝東還至雒陽
楊奉出屯梁韓
暹董承留宿衛
時宮室燒盡百
官披荊棘依牆
壁間州郡委輸
不至尚書郎以
下自出採稆或
餓死牆壁間或
爲兵士所殺
稆音呂不因播
種而生
曹操入朝自爲司
隸校尉録尚書

朝詔以
操領司
隸校尉
録尚書
事操於
是誅尚
書馮碩
等三人
討有罪
也封董
承等十
三人爲
列侯賞
有功也
贈沮儁
爲弘農

守黃祖
衛衆辱
祖祖殺
之

鄴侯袁紹
據鄴
始封
河北諸
軍率之
糧穀時
仰食桑
椹
冬十月
詔書下
紹責以

遣將紀
靈等攻
劉備呂
布救之
靈乃罷

徐州呂布
據徐州
春襲下
邳敗走
張飛自
稱徐州
牧

青州袁譚

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

曹操遷帝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下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新還舊京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

譚攻融城陷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

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　議郎董昭以楊奉兵强而少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

軍事

北海孔融

北海太守孔融所任多剽輕小才至於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不與論政事

數矣我輒救之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

晉陽侯張楊

屯野王秋帝東

之舊都翼佐之功何其休哉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悦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　韓暹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

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黄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孤立一隅承祖勳融宜自託強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遵棄去青州袁

還楊以糧迎於道路至雒陽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楊當出扞外患遂還野王

策從之分軍校
查瀆道襲高遷
屯朗大驚遁走
策追擊大破之
朗降策自領會
稽太守復以翻
爲功曹待以交
友之禮
九月司徒淳于嘉
太尉楊彪　司空
張喜皆罷
冬十月曹操攻楊
奉走之　奉奔
袁術遂　攻其梁
屯拔之
以袁紹爲太尉曹

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都許　駕幸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尹起莘曰天子奔走荆棘間未聞操有勤王之舉今駕還雒陽操始入朝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非眞有翊扶帝室之

心也況謂之還帝則所還者止於帝之一身而宗廟社稷皆棄不顧則帝亦寄生之君耳吁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勸太守王朗避之朗不聽發兵拒策於固陵策不克策叔父靜說策從查瀆據其內

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獨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操徵爲將作大匠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竝置田官時民棄農業軍之糧穀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操從之

操自爲司空

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　初郭嘉往見袁紹居數十日謂辛評郭圖曰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吾將更舉以求主遂去操召見表嘉爲祭酒

以孔融爲將作大匠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

疎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清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入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　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不與相通青州刺史

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各罷　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　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至今備有英雄名

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故操征伐無運糧之勞

劉友益曰操所以成霸業者也故屯田許下則書開芍陂屯田則書

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爲豫州收進東屯

沛　袁術遣將紀靈等攻備備求救於布布曰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馳赴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軍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喜解鬬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解兵不中可

歸許見其歸天子也書詔以言非操所得用也昭烈有存漢之心綱目有予昭烈之意故書法如此

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衆歸荆州濟自關中引兵入荆州攻穰城中流矢死荆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

以窮歸已而害之是害賢也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爲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

大怒以兵脇之渙顔色不變笑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尹起莘曰書

襲喻之曰吾與子欲全身待時耳豈謂劉牧撥亂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絶矣欽慨然曰敬受命　平原禰衡少有才辨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操衡辱罵操操怒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

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喜皆歸心焉濟族子繡代領其衆屯宛

初帝既出長安賈詡往依段煨至是歸繡說繡使附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杜夔作雅樂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　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

走詣操禁既至先立營不時詣或謂禁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後追不先爲備何以待敵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陳狀操曰清水之難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封益壽亭侯

以鍾繇爲司隸校

嗣無後國除

食未半於座縛奉斬之遲失奉孤特與十餘騎歸并州爲杼秋令張宣所殺

武平侯曹操據許

春操擊

以自重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至錢唐瑀陰圖襲策策覺之遣將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賊帥臧霸許以資實賂布布自往求之督將高順諫不從既至霸拒之無獲而還

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絶昏遣將張勲與韓暹楊奉步騎數

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表衡稱表之美而識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

丁丑 建安二年	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襲操殺其子昂操討張繡軍於
陳王寵	袁術求糧於陳國相駱俊拒之
豫州劉備	屯小沛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
烏程侯孫策	領會稽嗣封
溫侯呂布	據徐州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因
壽春袁術	稱帝一年術以讖言代漢

淯水繡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校尉典韋被數十創繡兵前搏之韋從夾兩人擊殺之瞋目大罵而死繡還穰復與劉表合　時諸軍大亂校尉于禁獨整衆而還道逢青州兵刼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

術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陳自明帝子敬王羡至寵凡六王

北海王翼

嗣封十四年甍謚恭王子康王

徐揚間軍饑餓辭呂布欲詣荆州布不聽奉知備與布有宿憾私與備相聞欲共擊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引奉入城飲

曹操遣議郎王誧以詔書拜策爲騎都尉襲封爲程侯領會稽太守事使與吕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

求迎婦布絶其食械送其使梟首許市術遣將張勳與韓暹楊奉攻布布誘暹奉合兵攻勳大破之因追至鍾離而還時泰山

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遂僭號於壽春自稱

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

湖陽禽劉表將鄧濟又攻舞陰下之

鄴侯袁紹

據鄴以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斬術將橋蕤等於蘄陽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

尉督關中諸軍
袁紹與操書
辭語驕慢操語
荀彧郭嘉曰今
將討不義而力
不敵何如對曰
劉項之不敵公
所知也今紹有
十敗公有十勝
紹雖强無能為
也紹繁禮多儀
公體任自然此
道勝也紹以逆
動公奉順以率
天下此義勝也
桓靈以來政失

張繡
降而復
叛擊破
操軍殺
操長子
昂
荀彧郭
嘉謂袁
紹有十
敗操有
十勝又
勸先取
呂布
彧薦鍾
繇使安
集關中

萬七道
攻布布
説暹奉
合兵進
軍竝至
勲營勲
敗走殺
傷墮水
死者殆
盡布與
暹奉合
兵向壽
春水陸
竝進至
鍾離暹
度淮北

於寬紹以寬濟
寬公糾之以猛
此治勝也紹外
寬內忌用人而
疑之公外易簡
而內機明用人
惟才此度勝也
紹多謀少決失
在後事公得策
輒行應變無窮
此謀勝也紹專
收名譽士之飾
外者歸之公至
心待人士之忠
正遠見者願爲
用此德勝也紹

秋九月
東征袁
術斬其
將橋蕤
等於蘄
陽術走
渡淮
許褚以
衆歸即
日拜都
尉諸俠
客皆以
爲虎士
冬十一
月復攻
張繡拔

留書辱
術術自
將步騎
五千揚
兵淮上
布騎皆
於水北
大咍笑
之而還
術遣盜
殺陳王
寵
司空曹
操征術
術棄軍
走操擊

不納策遂絕之
至是僭號於壽
春自稱仲家置
百官郊祀天地
沛國陳珪少與
術遊術質其子
而以書召之珪
答書曰足下陰
謀不軌以身試
禍欲吾營私阿
附有死不能也
術欲以故兗州
刺史金尚爲太
尉尚不許而逃
去術殺之
三
月以袁紹爲大

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柰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强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

山東足以不動
侍中鍾繇有智
謀若屬以西事
公無憂矣操乃
表繇以侍中守
司隸校尉持節
督關中諸軍特
使不拘科制繇
至長安移書騰
遂等爲陳禍福
騰遂各遣子入
侍
袁術稱帝殺故兖
州刺史金尚
術議稱尊號孫
策與書諫之術

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　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我協同曹操絶昏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

將軍兼督冀青
幽并四州
夏五月蝗
以呂布為左將軍
布討袁術破其兵
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迎天子輔國政將軍宜與同謀今與術結昏有累卵之危矣布女已在塗乃

追還絶昏械送其使梟首許市
珪欲使子登
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術破走之　時
沛國許褚勇力
絶人聚少年及
宗族數千家堅
壁以禦外寇淮
汝陳梁閒皆畏
之操徇淮汝褚
以衆歸操操曰
此吾樊噲也即
日拜都尉引入
宿衛諸從褚俠
客皆以爲虎士
焉

下故太尉楊彪獄
尋赦出之彪
與袁術昏姻操

言譬如養鷹饑即爲用飽則颺去布意乃解術遣其大將張勲等與韓暹楊奉攻布布懼不敵登曰此卒合之師謀無素定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

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從布進軍去勲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勲等散走布追擊殆盡

漢水溢

歲饑江淮閒民相食

袁術遣盜殺陳王寵

以孫策爲會稽太守討袁術

秋九月曹操討袁

日碑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而曲媚奸臣爲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脇爲辭聖上矜良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金尚喪至京師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爲郎中

劉備誘楊奉殺之

戊寅　建安三年

豫州劉備

成武侯劉

吳侯孫策

壽春袁術

惡之誣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荀或皆屬寵勿加

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彪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以金尚子瑋為郎中

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

繡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絶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至安衆破繡必矣及至安衆操前後受敵操夜鑿險僞道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破之他日彧問其故操曰彼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知勝矣　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繡

敗欲還荀攸郭嘉勸急攻之乃引沂泗灌城十二月布降并陳宮高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鄴侯袁紹

據鄴

紹連年

瓚鎮易袁紹連年攻擊先是瓚別將有爲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

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

春三月曹操復擊張繡　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强然繡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之也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夏四月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

曹操引兵還五月劉表救張繡操擊破之繡復追

歸許

秋呂布遣高順張遼攻沛沛城陷備單身走與曹操遇於梁乃從操東擊布降之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爲左將軍

表

鎮襄陽表與袁紹深相結約治中鄧羲諫表表曰內不失貢職外不失盟主治中獨何怪乎羲乃辭疾而退

領會稽進封

遣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禮

稱帝二年

呂布爲曹操圍困遣許汜王楷求救術曰布不與我女理當自敗何爲復來汜楷曰明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

敗操軍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托詔書號令海內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

禮之甚重

武平侯曹操

據許　春復擊張繡圍穰城不克而還　十月擊呂布於下邳　十一月士卒疲

長沙太守張羨性屈強袁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遣使附於曹操羨從之

易侯公孫

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為侍御史周瑜魯肅棄袁術從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即

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為布聲援以周瑜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無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

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横淮泗閒豪傑必應之今新叛衆心未一可破也操曰善　操與備遇於梁進至彭城十月操屠彭城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潛求救於袁術術嚴兵爲聲援　圍下邳積久士卒

引兵進至彭城陳宫謂宜逆擊之布不從
廣陵太守陳登先驅至下邳布屢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潛求救於術恐術

兵東市進爲之勢
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

不聽敗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克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力未盡而引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

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紹於是大興兵攻之徑至其門瓚衆日蹙

界別營知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易京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瓚欲自出傍西山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

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烈士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

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勝也繡乃服

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布其危

關靖諫乃止

溫侯呂布

據徐州布復與袁術通遣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張遼攻劉備破沛城虜其妻子曹操自

閺鄉侯段煨

以討李傕功爲安南將軍封

晉陽侯張楊

楊素與呂布善欲救不能乃出

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操謂宫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宫曰宫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絶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操未復言宫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

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衰則軍無奮志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布將侯成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令左右取

爲女不至不救乃以緜纏女身縛著上馬夜自送女出操守兵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圍益急布出降縊而死

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以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

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覲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子義雖氣勇有膽畧然非

傳首許市名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張遼臧霸等皆降悉以霸等爲守相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以劉備爲左將軍

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時劉繇卒於豫章揚州士衆萬餘人欲奉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卒謝遣之衆

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業安得不屈意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絶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

譚自青州迎術
欲從下邳北過
曹操遣劉備及
將軍朱靈邀之
術不得過復走
壽春至江亭歐
血死故廣陵太
守徐璆得傳國
璽獻之
秋八月曹操進軍
黎陽九月還許
分兵守官渡
袁紹既并公孫
瓚兼四州之地
衆十餘萬將進
軍攻許許下諸

武平侯曹

還小沛
東海賊
昌豨及
郡縣多
爲備衆
數萬人
遣使與
袁紹連
兵
操遣劉
岱王忠
擊備不
克

可也不
然當擇
所宜從
曹操善
用兵勢
必舉紹
移兵江
漢恐將
軍不能
禦莫若
舉荊州
附操操
必德將
軍表不
決遣嵩
詣許嵩

兵二千
餘人船
千艘遂
進擊祖
劉表遣
將來救
策與戰
大破之
獲船六
千艘
策盛兵
將徇豫
章屯於
椒丘使
虞翻說
華歆歆

所拒遂
大窮士
卒散走
憂懣不
知所爲
乃遣使
歸帝號
於紹袁
譚迎術
欲從下
邳北過
劉備邀
之不得
過復走
壽春至
江亭坐

烏桓助
之瓚滅
紹承制
皆賜蹋
頓難樓
蘇僕延
烏延等
單于印
綬
其後諸
郡奉樓
班爲單
于以蹋
頓爲王
然蹋頓
猶秉計

己卯

建安四年

春三月公孫瓚自焚死

豫州劉備歸徐起兵

成武侯劉表

吳侯孫策領會稽策引兵

壽春袁術稱帝三年

烏桓初烏桓王丘力

縱横之人其心秉道義一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華歆字子魚

慈字子義

詔漁陽太守鮮于
輔都督幽州
漁陽太守鮮于
輔率衆奉王命
詔以輔為建忠
將軍都督幽州
六郡
袁紹承制以烏桓
蹋頓為單于
以董承為車騎將
軍
夏袁術北走詔劉
備將兵邀之術
還走死　術淫
後不能自立乃
歸帝號於紹袁

屯小沛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密詔與備謀誅曹操詔備將兵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侯守下邳行太守事身

鎮襄陽袁紹使人求助於表表許之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韓嵩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

西擊黃祖閻廬江太守劉勳在海昏乃與周瑜襲皖城克之得袁術劉勳妻子撫視之及其部曲三萬餘入攻勳破之收其餘

術淫奢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而下多饑困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於灊山復為簡

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上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瓚蹋頓以

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為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

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為河内太守屬以河北焉

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入操帳見校尉許褚色變褚

鄴侯袁紹

據鄴圖易京連月瓚出戰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度足達半燒之樓輒傾倒瓚自

南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畫規汝今日殺之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拔此井耳策大驚遽釋之

將皆懼操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

操

據許時睢固屯射犬夏四月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操還

曰將軍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天子假嵩一職則爲天子臣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表强之至許拜侍中還

嵩巾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

簀脉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奔廬江太守於皖城

策

紹兵雖多而法不整豐剛而犯上伎貪而不治配專而無謀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冬十一月張繡來降紹遣人招

軍教倉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兗州叛操曰惟种且不棄孤及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

盛稱朝建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爲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太守孫輔爲盧陵太守留周瑜鎮巴丘會稽功曹魏騰迕策意策將殺之衆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

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遭亂民流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招為部曲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供給歸民勸耕積粟以豐殖關

應瓚欲自內出職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出戰大敗復還紹為地道穿樓下燒之樓傾倒瓚悉縊其姊妹妻子後自焚田楷

都督使援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

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

以令天下宜從一也紹彊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有霸王之志者釋私怨以明德宜從三也願無疑十一月繡率衆降操執手歡宴拜揚武將軍表詡爲執金吾

復置鹽官從司隸校尉治弘農

關中諸將以袁

覺而殺之

盧江劉勳

勳以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劉曄諫不

桀斬之

紹既克瓚心益驕主簿耿包密白宜稱尊號紹以示軍府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

紹簡精兵十萬

穰城張繡

春袁紹遣人招繡繡不從冬繡率所部詣許降曹操以繡爲揚武將軍詡爲執金吾

幽州鮮于

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成少決則後事今雖强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必能濟大事操使御史衛覬鎮

易侯公孫瓚

春黑山賊與續救兵未至瓚使入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中起火爲

從

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請先獻捷若不得通乃表操陽我王路徐爲經畧郭圖審配以爲時不可失紹納圖言分授所統爲三

輔

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衆以奉王命詔以輔爲

怪其故瞎曰衆素以鈔畧爲利瞎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

勲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告勲使襲之

孫策惡勲兵强僞卑辭以事勲曰上繚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

中遠民閙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

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揚州賊

關靖皆戰死續爲屠各所殺

帥鄭寶欲畧居
民以赴江表以
淮南劉曄高族
名人欲刼之使
唱此謀曄患之
會操遣使詣州
曄要與歸家寶
來候使者曄留
與宴飲手刃之
斬其首以令寶
軍曰曹公有令
敢動者與寶同
罪衆數千人皆
讋服推曄為主
曄以其衆與廬
江太守劉勲勲

之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値雷震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

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勲勲大喜劉曄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兵疲於外而國内虚策乘虚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也勲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勲無所得孫策與周瑜

襲皖城克之攻
破勳勳北歸許
策盛兵將徇
豫章屯於椒丘
謂虞翻曰華子
魚自有名字然
非吾敵也卿具
宣孤意翻乃往
見歆說之歆夜
作檄遣吏賚送
策便進軍歆葛
巾迎策策禮爲
上賓
曹操復屯官渡
劉備起兵徐州討
曹操操遣兵擊

右僕射

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

庚辰

建安五年

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謀泄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　操欲自擊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

南陽王馮

七月以皇子封尋薨

東海王祇

嗣封四十四年薨謚懿王子羨

豫州劉備

歸鄴

春正月曹操自引精兵擊備備敗走操獲備妻子進拔下邳禽關侯以

成武侯劉表

鎮襄陽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

吳侯孫策

領會稽袁曹相拒於官渡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

衔程昱郭嘉董昭皆諌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　備遂殺徐州刺史還屯小沛操遣長史劉岱中郎将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尹起莘曰自操刼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故昭

烈在徐因遂起兵然前史未有書其討操者綱目特筆起義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誅亂臣賊子於千百載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逆亂之徒終無以自立於天下其垂世教也大矣

是歲初置尚書左

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侯先登擊之侯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　紹渡河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

十人操遣蔡陽擊備備殺之 陽通鑑作楊	**武平侯曹操** 據許 春擊劉備破之 還軍官渡 夏擊破
攏為皆應之	**鄴侯袁紹** 據鄴 時曹操自擊劉備冀州別駕田豐說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
會稽孫權 領太守事 權悲號未視事 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 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	

而棄之東紹乘入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曹操遂東擊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侯又擊昌豨破之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

夏四月紹遣兵

嗣

歸備奔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備故茂才也將步騎出迎備隨譚至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

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

益州劉璋

據成都司馬張魯據漢中璋遣將龐羲擊之不

奴客因其出獵伏草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

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北救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至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

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秋袁紹遣備畧汝南爲曹仁所敗　備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衆數	克以義爲巴郡太守屯閬中以禦魯　從事趙韙素得入心因士民怨璋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賂荊州與之連和蜀郡廣漢	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薨年二十六

乃去耳遂以報
操操義之及殺
良操知其必去
即表封侯爲漢
壽亭侯重加賞
賜羽盡封其所
賜拜書告辭而
奔劉備於袁軍
左右欲追之操
曰彼各爲其主
勿追也　操還
軍官渡閻柔遣
使詣操操以柔
爲烏桓校尉鮮
于輔身見操於
官渡操以爲右

擊破之
復收諸
縣
冬襲破
紹輜重
於烏巢
紹軍大
潰

紹遣顏
良攻白
馬沮授
曰良性
促狹雖
勇不可
獨任紹
不聽遂
爲關侯
所刺
紹渡河
授歎曰
上盈其
志下務
其功悠
悠黃河

太夫人
問都尉
董襲曰
江東可
保不襲
曰江東
地利人
和萬無
可憂
魯肅將
北還周
瑜薦肅
於權權
與語悅
之獨引
肅合榻

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

袁紹軍斬顔良遂解白馬之圍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操欲益昱兵二千昱曰紹衆十萬自以所向無前見昱少兵必輕易不

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

操還軍紹議攻許田豐

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

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文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氣奪　初操壯關侯之爲人而察其心無久留意使張遼以情問之侯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

來若益兵過則必攻攻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闕昱兵少果不攻操曰昱之膽過於賁育矣　劉備畧汝頴操使曹仁

彊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軍黎陽沮授散財以與宗族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

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昭瑜等謂權可以成大業遂委心焉操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廣太守何夔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比及三年然後可齊之以法也操從之

九月庚午朔日食

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

十月烏巢屯輜重萬餘乘操襲之盡燔其糧穀紹軍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冀州城邑多降於操

沮授為

度遼將軍還鎮幽土　中興後置度遼將軍以護南匈奴屯於西河今使鮮于輔還鎮幽土故以爲右度遼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西河爲左幽土爲右也

孫策薨弟權代領其衆

秋袁紹遣劉備畧汝潁曹操擊走之備復以紹兵至汝南　汝南

吾其濟乎軍至延津南騎將文醜被殺秋劉備說紹南連劉表八月進營稍前運穀至官渡操擊燒之許攸言於紹曰操悉師

對飲肅陳保守江東之計

漢中張魯

起兵益州司馬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部司馬張修殺之而并其

黃巾劉辟等應袁紹紹遣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陽安都尉李通急録户調朗陵長趙儼以書與荀彧曰陽安郡人執忠守節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絹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綿絹還民郡遂安　時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綿絹方急長

拒我許下必空弱若輕軍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

衆瑲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

時操乃堅壁守
之　紹運穀車
數千乘至官渡
操遣將徐晃擊
破之燒其輜重
十月紹復遣
軍運穀使淳于
瓊等將兵送之
許攸奔操操
聞其來跣出迎
之撫掌笑曰子
卿遠來吾事濟
矣既入坐謂操
曰袁氏軍盛何
以待之今有幾
糧乎操曰可支

善故敗

大潰　紹軍陽
武連營稍南東
西數十里操亦
分營相當紹為
高櫓起土山射
營中營中皆蒙
楯而行操為霹
靂車發石擊紹
樓皆破紹復為
地道攻操操輒
為長塹拒之
操衆少糧盡卒
疲與荀彧書欲
還許以致紹師
彧報曰公以至
弱當至彊若不

操所執
大呼曰
授不降
也操有
舊赦而
厚遇焉
尋謀歸
袁氏操
殺之
紹走至
黎陽北
岸入其
將蔣義
渠營義
渠避帳
處之衆

能制必為所乘此大機也且紹能聚人而不能用公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轂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將必有變此用奇之

稍復歸紹謂逄紀曰田别駕前諫吾止吾亦慚之紀曰豐聞將軍退拊掌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遂殺之紹矜愎自高短於從

救瓊郭圖請攻操營郃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操大破烏巢屯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紹軍大潰紹渡河操追之不及盡

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奈何攸曰公孤軍糧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若襲燔之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

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之皆自若既至圍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攻操營郃請先

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 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

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兾州諸城邑多降於操

冬十月有星孛於大梁

以劉馥爲揚州刺史　盧江梅乾等聚衆數萬在

江淮間操表敵揚州刺史時揚州獨有九江敵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等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堨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以修守戰之備

以孫權爲討虜將軍操聞策死欲因其喪伐之

辛巳

建安六年

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夏四月曹操擊袁紹倉亭軍破之 操以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擊紹倉亭軍破之

東海王羨	豫州劉備	益州劉璋
嗣封一年羨立二十年漢亡魏以為崇德侯東海自恭王彊以光武帝子始封至羨凡六王	依劉表屯新野曹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	據成都趙韙圍成都東州人相與力戰韙敗殺之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徵璋

薦於權權見魯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閒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除黃祖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

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喻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

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下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從事趙韙作亂

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爲之請禱愚民競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便樂之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閻圃諌曰

秋九月操擊備於汝南備奔荆州
備在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趙韙圍成都敗死
韙既敗死其黨巴郡太守龐羲欲爲亂遣吏

屯新野
爲卿璋不至

武平侯曹操　漢中張魯

據許
春操就穀於安民
夏四月
操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
秋九月

襲取巴郡詔以魯爲漢寧太守通貢獻
民得玉印羣下欲稱王閻圃諫從之

程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程畿畿懷賨兵不得義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羮祁以賜畿畿啜之矣義乃厚謝於璋璋擢畿爲江陽太守

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爲漢寧太守魯以鬼道教

還許操自擊劉備於汝南

幹爲并州刺史
及紹甍衆以譚
長欲立之審配
等矯紹遺命奉
尚爲嗣譚至不
得立自稱車騎
將軍屯黎陽尚
少與之兵而使
逢紀隨之譚求
益兵配等不與
譚怒殺紀曹
操攻譚尚自將
助之與操相拒
譚尚數敗
袁尚遣郭援高幹
徇河東鍾繇擊

留守而
追之果
入伏裏
兵大敗
典救之
備乃還

武平侯曹操

據許
春進軍
官渡
夏擊敗
袁譚袁
尚兵責

紹欲以
爲後乃
以譚繼
兄後出
爲青州
刺史及
紹甍審
配等矯
遺命奉
尚爲嗣
譚屯黎
陽
曹操攻
譚尚助
之數爲
操敗退

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

壬午

建安七年

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　操軍於譙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進軍

豫州劉備

屯新野備北侵至葉曹操遣夏

成武侯劉表

鎮襄陽使劉備

吳侯孫權

嗣封

曹操下書責任子會議

南匈奴

時單于呼廚泉居平陽期與袁

官渡

夏五月袁紹薨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紹有三子譚熙尚紹欲以尚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譚當嗣而斥居外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熙爲幽州刺史甥高

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李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

北侵至葉

鄴侯袁紹

據鄴凡十二年紹自軍敗慙恚發病歐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

不決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勿遣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尚將郭援連兵攻河東會曹操遣鍾繇圍平陽援至被殺單于乃請降

于寘

于寘國王遣使獻馴象

陽未拔而援至縣使張既說馬騰騰未決傅幹又說之騰乃遣子超將兵與縣會　初諸將以援衆盛欲釋平陽去縣曰援剛恒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竟前渡汾未半縣擊破之南單于亦降援縣之刱也校尉龐

破之斬援尚
遣其將郭援與
高幹匈奴南單
于共攻河東發
使與馬騰等連
兵援所經城邑
皆下河東郡吏
賈逵守絳援攻
之急父老與援
約不害逵乃降
援許之既而以
兵劫之欲使爲
將逵不動左右
使叩頭逵叱之
曰安有國家長
吏爲賊叩頭援

孫權任
子權不
受命

而固守
尚遣將
郭援等
攻河東
操使鍾
繇擊斬
之

怒將斬之或伏
其上以救之吏
民皆乘城呼曰
負約殺我賢君
寧俱死耳乃囚
於壺關著土窨
中蓋以車輪遂
謂守者曰此閒
無健兒耶而使
義士死此中乎
有祝公道者適
聞其言乃夜往
盜引出遂折械
遣去不語其姓
名　操使鍾繇
圍南單于於平

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是之遂不送質

是歲越巂有男子化爲女子

癸未

建安八年

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二子權力相侔各有黨

武平侯曹操	吳侯孫權	冀州袁尚
據許春攻袁譚袁尚敗之追至鄴而還	領會稽權西伐黄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	春譚尚及操戰於黎陽大敗尚攻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

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

曹操責孫權任子

權不受命　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

海境内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命名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入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入車數乘馬數四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平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為暴亂彼自亡之不

尚攻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譚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操請救

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絶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

與急之則相保綏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觀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　譚欲擊之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駕北海王修自青州來救譚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

秋擊劉表至西平袁譚求救

成武侯劉表

鎮襄陽秋操引軍擊西平以書勸譚尚和

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以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

之譚求救於操劉表勸譚尚和皆不從

入關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

秋八月操擊劉表軍於西平

尚圍譚於平原操還軍救却之

不從

民作亂聚衆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賀齊討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原校尉

詐也直當論其
勢耳袁氏兵革
敗於外謀臣誅
於內兄弟讒鬩
國分爲二連年
戰伐加以旱蝗
饑饉並臻今往
攻鄴尚不還救
即不能自守還
救則譚踵其後
此乃天亡尚之
時也且四方之
寇莫大於河北
河北平則六軍
盛天下震矣操
曰善乃許譚平

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譚尚皆不從　辛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表

無四方之志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搆惡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否毗曰明公無問信與

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責怒

入平原

康嗣

甲申	
建安九年	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 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孫權遣兵討山越平之
武平侯曹	
遼東公孫	
冀州袁尚	

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　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等守鄴操進軍至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　五月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

操

領冀州正月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夏進軍攻鄴秋入鄴遂自領冀州收冬袁譚背操操敗之遂

度

據襄平凡二十年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水寧也瘞印綬於武庫是歲卒子

春尚復攻譚操遂攻鄴與操戰敗奔中山

猶恨其少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稟食　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兖州　操辟崔琰為別駕操謂曰户籍三十萬衆故為大州

守者收縛之因
開其圍馳到城
下呼城上入城
上人以繩引孚
得入操闇笑曰
此非徒得入也
方且復出孚知
外圍不可復冒
乃請配出城中
老弱以省穀夜
簡別數千人皆
持白幡從三門
竝出降孚隨輩
出突圍得去
尚兵既至配出
兵城北操逆擊

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圍之尚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内操兵配拒戰被執毗罵之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殺汝也操引見謂配曰曩日何弩之多也配曰

曰乞須晦日設
祭除服然後聽
命潛使所親語
翊舊將孫高傅
嬰等與共圖覽
高嬰涕泣語諾
密呼翊時侍養
者二十餘人與
盟誓合謀晦日
設祭徐哭泣盡
哀畢乃除服薰
香沐浴言笑歡
悅大小悽愴怪
其如此覽密覘
無復疑意徐呼
高嬰置戶內使

也琰對曰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惟計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嫚操操竟殺之

冬十月有星孛於東井

高幹以幷州降復以爲刺史

十二月曹操攻平原拔之袁譚走

保南皮譚復背操操與書責之絶婚女還然後進討譚拔平原走保南皮操入平原畧定諸縣

公孫度卒子康襲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丹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

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

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

葬譚尸操許之復使修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惟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

人名覽入徐出
戶拜覽遣得一
拜徐大呼二君
可起高嬰俱出
共殺覽餘入即
就外殺員徐氏
乃還紞經奔覽
員首以祭翊墓
孫權聞亂從
椒丘還至丹陽
族誅覽員餘黨
擢高嬰為牙門
賜三公以下金帛
各有差自是三
年一賜以為常
制

乙酉 建安十年

春正月曹操攻南
皮克之斬袁譚
操攻南皮譚
出戰士卒多死
操欲緩之曹純
曰進不能克退
必喪威乃自執
桴鼓以率攻者
遂克之譚出走
追斬之斬郭圖
等及其妻子
郭嘉說操多辟
青冀幽幷名士
爲掾操從之

武平侯曹操

領冀州
春克南
皮斬袁
譚

青州袁譚

春操攻
南皮譚
出走追
斬之
初譚使
王修運
糧於樂
安至高
密聞譚
死下馬
號哭曰
無君焉
歸遂詣
操乞收

安國侯張燕

以黑山
賊帥率
衆十餘
萬降封

晟固等將爲深害河東要地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或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　固等使兵絶陜津畿數月不得渡繼曰固等未顯絶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固多計無斷必偽受吾吾得

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别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詣操操赦之辟修爲司空掾

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郎津渡范先欲殺纖乃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纖舉動自若固等遂奉之　纖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

千餘人皆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緻不以爲意

固欲大發兵緻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旹募兵固從之緻又曰人情頗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爲援惡人分散還家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緻

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形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入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

以荀悅爲侍中
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是爲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

謂五政人不畏
死不可懼以罪
入不樂生不可
勸以善故在上
者先豐民財以
定其志是謂養
生善惡要乎功
罪毀譽效於準
驗聽言責事舉
名察實無或詐
偽以蕩衆心故
俗無姦怪民無
淫風是謂正俗
榮辱者賞罰之
精華也故禮教
榮辱以加君子

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能不止善不縱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而天下平矣　悅爽之兄子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五